



德令哈

青海省海西州邀我去参加在德令哈举办的“首届海子青年诗歌节”。我欣然应邀前往。德令哈是海西州的州府所在地,海西州位于青海湖之西,辖30万平方公里柴达木盆地,是青海省区域面积最大的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每平方公里平均1.3个人,大部分土地为荒漠、半荒漠和高原草甸。柴达木系蒙古语,意为“盐泽之地”,在中学的地理课本上我早就熟悉了它的故事。然而柴达木的州府德令哈,却是青年诗人海子的一首诗告诉我的:“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的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当年我在四川成都主编《星星》诗刊,当我听到海子辞世的消息,这首悲凉的短诗让我记住了大漠里有一座小城叫“德令哈”。20多年过去了,德令哈变成了一座繁华的绿洲小城。这座小城没有忘记那位让小城插上诗歌翅膀的青年诗人,在市中心的巴音河畔,专门修建了海子诗歌纪念馆,在纪念馆开馆之际,举办“首届海子青年诗歌节”。一座遥远的大漠绿洲小城,就这样以诗歌的名义,让我走近她!

走近德令哈,也就走进了“遥远”的诗意。我在北京打开电脑,百度此行的路程。我坐飞机到青海的首府西宁,然后百度搜索的结果,西宁到德令哈乘车要8个小时以上的车程。在航空和高铁的时代,8个小时的车程,只能在新疆、青海和西藏这样天高山

我是我

刘江滨

我是谁?芸芸众生极少有人做这样的终极追问,除非你是一名哲人。但从现实人生角度想一想,也还是一个问号。

人最难认识的是自己。每天你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外部的世界,蓝天,白云,青草,绿树,山川,河流,看人世间的生生死死,花开花落,你唯独用双眼看不到自己,更看不到自己的生与死。即使看到自己也只能看到自己的部分躯体,而无法看到自己的整体。

你甚至都不清楚自己究竟长什么样子。古人最早在水里看到自己的模样,后来有了铜镜,再后来有了玻璃镜,再后来有了照相、摄像。但那是通过物理反射看到的影像,有变形,有失真,有艺术。

迄今为止,人看自己最多的就是照镜子。可是,镜子里的你是反的。有一次我用镊子夹掉多余的眉毛,怎么也找不准那个点,特别扭,才明白那个理儿。然后就是从照片上看自己,从照片上认识自己。可是照片上那人是自己吗?我经常疑惑,为什么看照片有时觉得自己很帅,很漂亮,忍不住要细细欣赏,心里欣慰,有时又觉得自己很丑,很难看,心里就沮丧,不愿再多看一眼。所以,就有所谓“上不上相”一说,上相的人照片比本人漂亮,不上相的人照片不如本人好看。那么,照片上的人是真实的你吗?

听收音机热线直播节目,常听打进电话的人问:是我的电话吗?节目主持人肯定说是你的电话,才接着说下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听到自己的录音和日常说话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恐怕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不信,你可以听听自己的录音。

你看不准自己的面目,听不清自己的声音,不认识自己了。

2008年我当奥运火炬手在山东临沂传递火炬,回来后看了那段录像,觉得手里举着火炬跑的家伙很陌生,是另一个我。那个“我”跑之前做了个亲吻火炬的动作,当时是精心设计的,看录像时却感觉那个“我”太作秀了,让电视机前的我很难为情。

现代的录像录音技术把你的声音、形象、活动留下来,等于把你的眼



神州

高水高的地区还可以体验,体验诗意的“遥远”。此前,我已经6次到青海,大美青海每一次都给我以灵魂的洗礼,在青海湖我一次次感受到壮阔,在青海湖我一次次感受到辽阔,在青海湖我一次次感受到纯净,在贵德清澈的黄河边我分享了宁静,而此次前往德令哈的路途,我走进诗意的遥远。这遥远是日月山草甸上的经幡,那七色经幡飘动着遥远的“文成公主”的故事,一个女人远嫁吐蕃,在遥远的出嫁水路上,留下多少悠长的情丝。这遥远是夏日牧场上的帐篷,炊烟一缕让灰白的羊群和黑色的牦牛群生动成远天的棋子,是谁在和命运博弈?这遥远让布满骆驼刺的荒原,因为尚未完工的高速公路的绿色护栏而有了生机,这遥远让裸露褐色岩石的祁连山脉,因为高举银臂的高压线塔而有了精神。我曾想,人生有限的岁月,又把一整天时光留在这戈壁滩上,值得吗?少年不知愁,少年时背着行囊,数月与几个伙伴跋涉于荒野山乡,觉得好坏是证明生命的意义,而今一天的行程,再次体悟遥远的诗意,我才觉得城市中不知为什么的“忙碌”让我们失去太多了。在这里,高天上一只鹰会让我惊喜,荒原上一幢小屋会让我关注,草甸上一棵独立立立的树会让我伤感,遥远的行程让我走近自己陌生的内心。

来到德令哈,也就走进了“宽阔”的诗意。这座在海上当年诗篇中还是“荒凉的城”,已经完全变得像新娘一样漂亮动人,宽敞而整洁的街道,一幢幢新楼,一排排绿树,

都好像在修改着诗人赋予小城的意境,德令哈在蒙语中的意思是“金色的世界”,也是最美丽的柴达木生态绿洲。我们来到德令哈当天晚上,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第3届世界山地纪录片节”的颁奖晚会,各种肤色的艺术家们欢聚一堂,让我们忘记了这里是荒原,仿佛置身于北京或者西宁的某个影剧院,边坡德令哈以宽阔的胸怀拥抱各国艺术家。第二天上午,诗歌节在巴音河畔的海子诗歌纪念馆开幕。开幕式上,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和诗歌批评家,青海省委宣传部长藏族诗人吉狄马加、蒙古族族长诺卫星等当地政要也到会与诗人一起度过自己的节日。也许诗歌能感动天地,常年干旱的荒原,此刻云团聚集,拉开了天地间的大布景,细雨霏霏,再现了海子诗意,也滋润着在场所有人的心田。这就是德令哈的“宽阔”意境,能够给全世界“山地影片艺术家”捧上鲜花,也能为一位青年诗人勒石刻碑。我看到雨水亲吻一块块刻着诗篇的巨大的五彩巨石,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走进德令哈,也就走进了“神秘”的诗意。给我们当导游的是当地的“志愿者”,晓肖姑娘是一个快乐的藏族女孩,她在内地桂林完成学业,问她:“为什么不留在桂林?”她说:“桂林哪有德令哈好啊,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冻得要死。”也许我们会觉得高寒地区的德令哈哪里会比不上桂林,但小姑娘就是这么感受的,德令哈夏天不用安空调,冬天烧足了暖气,理

睛挂在了空中,让你可以完整地看到你自己的样子。可是你不见得就认同那里边的自己,你所看到的自己和你所认定的自己常常发生错位。

我是谁?能清楚地回答出来并非易事。德国哲学家尼采说:“我们无可避免跟自己保持陌生,我们不明白自己,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的永恒判词是:‘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道德的系谱》)真的是这样。我们连自己的外表、声音都无法确认,遑论内心、情感、灵魂?内部世界更是比精密的仪器更为复杂。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不必理会终极追问,但眼前的现实问题却容不得回避,我是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要搞清楚清楚的,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都是看自己看走了眼。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认识了自己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

从小读过一则寓言,记忆很深:一个凶猛的狮子在找水时,从井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它不知道那是自己的影子,以为是另一个同类也在找水,就想把它赶走。它张牙舞爪,里边那狮子也张牙舞爪,它咆哮怒吼,里边那狮子也咆哮怒吼,一点都不甘示弱。狮子气坏了,还没有谁敢向它示威,这还了得,它一头扑进水井跟那狮子拼命去了。结果,狮子被淹死了。它杀死了自己。因为它不认识自己,把自己当成了敌人。

无独有偶。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故事:一个美少年叫纳西斯,一天在溪边看到自己的倒影,天啊,真美!白皙的面孔,挺直的鼻梁,红润的嘴唇,宽宽的大理石般的额头,纳西斯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每天都来溪边细细欣赏里边的美少年,他知道那是自己,他深深地迷上了自己,无法自拔。一天,他在欣赏中出现幻觉,他把水中的自己当成了别人,有一种拥抱的冲动,于是,他扑进了水里。结果,纳西斯被淹死了。他害死了自己。因为他迷了爱自己,把自己当成了别人。

狮子把自己当成敌人,纳西斯把自己当成别人,都没有把自己当成自己。你以为这两个都是寓言神话吗?它恰恰是现实人生的写真。

“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是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可见对于人生多么重要的事情。

小时候在农村,晚上有人敲门,问:谁呀?答:是我。没听出是谁,再问:“我”是谁?答:是我,答得疙疙瘩瘩大哥。

多么狡黠幽默的回答,调侃中透着自信,我是我!真好!

诗篇内外 德令哈

叶延滨

由还不充分吗?小姑娘说,你们知道吗?青海特产三蛋,洋芋蛋,红脸蛋和欢蛋。什么是欢蛋,就是欢快的小姑娘。原来如此,那么应该写成欢旦,且角的且。德令哈快乐的姑娘们给大家留下鲜明的印象,她们是德令哈的“形象大使”。美丽的欢旦们背后的德令哈,神秘而诱人。最神秘的是“外星人遗址”。外星人遗址就坐落在咸水的托素湖南岸。远远望去,高出地面五六十米的黄灰色的山崖有如一座金字塔。在山的正面有三个明显的三角形岩洞,中间最大洞口,离地面2米多高,深约6米,最高处近8米。洞内有一根直径约40厘米的管状物的半边管壁从顶部直通到底。另一根相同口径的管状物从底壁通到地下,只露出管口。洞口之上,还有10余根直径大小不一的管子穿入山体之中,管壁与岩石完全吻合,好像直接将管道插入岩石之中一般。这些管状物无论粗细长短,都呈现出铁锈般的褐红色。而东西两洞由于岩石坍塌,已无法入内。在湖边和岩洞周围,星罗棋布着许多站立的奇形怪状石块,面对着烟波浩淼的托素湖。托素湖是盐湖,和它相联的可鲁克湖却是淡水湖,烟波浩淼,云雾舒卷,鸥飞鱼跃,芦荡环绕,荒漠中永远的神话绿洲。

遥远、宽阔而又神秘的德令哈,就这样留在我的生命旅程中,像一首诗,打开时,在我眼前,合上了,在我心中……



童年

王建设摄

无题

李树喜

长忆黄昏古渡头, 骊歌轻解木兰舟。
镜中华发理还乱, 醉里豪情放且收。
有刺有花皆是路, 无风无雨亦成秋。
彩云又照当时月, 人在江南第几楼!

端木蕻良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举行

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我国著名作家、红学家端木蕻良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日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端木蕻良是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主要作品有八卷《端木蕻良文集》,长篇小说《科尔沁草原》、《曹雪芹》等。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致辞中高度评价端木蕻良的文学成就,对其文学作品融汇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奇特风格以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与地位进行了充分肯定,对他追求进步的热情、率真坦诚的人格以及精湛的文学造诣表达了由衷的赞赏。

“科学美术之光”展现科学家风采

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的“科学美术之光——全国科普美术作品展”日前在北京天文馆举办。此次展览旨在以艺术的视角诠释科学,使科学与艺术二者统一,从而展现科学的魅力与科学的美。其中科普画家杜爱军以科学家为模特创作的近50幅科学家肖像是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集中展现中国科学家群体画像的展览。展览还展出了廖印堂、方成等创作的科普漫画作品和田如森、喻京川等创作的科幻美术作品。

大佳网和新浪网合作推出新版《文坛开卷》

新版《文坛开卷》发布会日前在京举办,新版《文坛开卷》是由中国出版集团大佳网和新浪网共同推出的读书访谈节目,其内容与选题包括三种类型,分别针对一本书、一个人、一个话题展开。其中“开卷有益”着力于深入解析一本好书,由该书作者或者研究该书的权威人士对书进行解读;“文人书客”着力于了解一个作者,爱书、写书、评书之人都可以加入访谈;“风云对话”着力于以多人高端对话大形式,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深入研究。



文学新面孔

多年来,很少有一部本土科幻像《三体》这样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在网络上,这部小说被频频提及,成千上万的读者把刘慈欣尊称为“大刘”。

他是中国唯一连续拿了8年银河奖的科幻作家,“三体”系列的销量超过15万,是国内近20年来最畅销的科幻小说。有评论认为,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此前,在上世纪70年代末,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发行100多万册,成为中国科幻小说至今无法超越的高峰。

“三体”系列之外,还有《乡村教师》、《流浪地球》、《球状闪电》、《超新星纪元》……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连续5天分析“三体”畅销之谜,“香港书展”上刘慈欣的讲座,吸引上百名读者到场;《三体》获2011年度《当代》杂志评选出的“长篇年度五佳”,标志着多年来处于文坛边缘的科幻文学获得主流文学的认可。

这些荣耀的光环没有太多地改变刘慈欣,作为中国电力投资公司高级工程师,他仍是山西娘子关发



电的一个走入人群就无法辨认的中年男人。只是我们永远无法想象,当他埋入文山会海,当他等车的瞬间,他貌似平静的眼神背后,也许已是宇宙万象——是的,他只能在节假日或晚上熬夜写作,但是想象天马行空,无所不在。

刘慈欣接触科幻小说,是在“文革”时期。父亲的旧书被视作“毒草”塞到床底的一个箱子里,还在上小学的刘慈欣偶然间发现了这些“宝贝”,一下就沉迷其中,他在这里找到了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成为他最早的科幻小说的滋养。后来,他陆续地看到苏联的科幻小说,阿·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和叶弗列莫夫的《仙女星云》。“以前的世界很狭窄,现在打开门走出去,感觉世界突然扩大了许多。”在他的视野中,科幻小说大致可分三类,一类以阿瑟·克拉克为代表的以技术内核展开的科幻,能从中感受到技术带来的美感;一类以艾萨克·阿西莫夫为代表的小说,他的《基地系列》、《机器人系列》让人感到科幻可以建立在理性的设定上,创造平行而完整的世界;还有一类,是以乔治·奥威尔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性作品,他的《1984》设想一种不存在的极端的社会状态,通过这种状态,达到主流文学所不能抵达的思想实验。

科幻小说家刘慈欣: 连续8捧银河奖

舒晋瑜

想象中的科学世界令刘慈欣不能自拔。他沉迷于跨越数万光年的浩瀚空间里,而宏大叙事的准确与冷静,也成为他的科幻作品的特点之一。“我是执著的科幻迷。”刘慈欣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他认为中国的科幻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开始活跃,后来中断过。直到1995年以后科幻小说

电厂一个走入人群就无法辨认的中年男人。只是我们永远无法想象,当他埋入文山会海,当他等车的瞬间,他貌似平静的眼神背后,也许已是宇宙万象——是的,他只能在节假日或晚上熬夜写作,但是想象天马行空,无所不在。

刘慈欣接触科幻小说,是在“文革”时期。父亲的旧书被视作“毒草”塞到床底的一个箱子里,还在上小学的刘慈欣偶然间发现了这些“宝贝”,一下就沉迷其中,他在这里找到了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成为他最早的科幻小说的滋养。后来,他陆续地看到苏联的科幻小说,阿·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和叶弗列莫夫的《仙女星云》。“以前的世界很狭窄,现在打开门走出去,感觉世界突然扩大了许多。”在他的视野中,科幻小说大致可分三类,一类以阿瑟·克拉克为代表的以技术内核展开的科幻,能从中感受到技术带来的美感;一类以艾萨克·阿西莫夫为代表的小说,他的《基地系列》、《机器人系列》让人感到科幻可以建立在理性的设定上,创造平行而完整的世界;还有一类,是以乔治·奥威尔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性作品,他的《1984》设想一种不存在的极端的社会状态,通过这种状态,达到主流文学所不能抵达的思想实验。

想象中的科学世界令刘慈欣不能自拔。他沉迷于跨越数万光年的浩瀚空间里,而宏大叙事的准确与冷静,也成为他的科幻作品的特点之一。“我是执著的科幻迷。”刘慈欣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他认为中国的科幻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开始活跃,后来中断过。直到1995年以后科幻小说

想象中的科学世界令刘慈欣不能自拔。他沉迷于跨越数万光年的浩瀚空间里,而宏大叙事的准确与冷静,也成为他的科幻作品的特点之一。“我是执著的科幻迷。”刘慈欣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他认为中国的科幻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开始活跃,后来中断过。直到1995年以后科幻小说

想象中的科学世界令刘慈欣不能自拔。他沉迷于跨越数万光年的浩瀚空间里,而宏大叙事的准确与冷静,也成为他的科幻作品的特点之一。“我是执著的科幻迷。”刘慈欣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他认为中国的科幻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开始活跃,后来中断过。直到1995年以后科幻小说

想象中的科学世界令刘慈欣不能自拔。他沉迷于跨越数万光年的浩瀚空间里,而宏大叙事的准确与冷静,也成为他的科幻作品的特点之一。“我是执著的科幻迷。”刘慈欣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他认为中国的科幻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开始活跃,后来中断过。直到1995年以后科幻小说

想象中的科学世界令刘慈欣不能自拔。他沉迷于跨越数万光年的浩瀚空间里,而宏大叙事的准确与冷静,也成为他的科幻作品的特点之一。“我是执著的科幻迷。”刘慈欣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他认为中国的科幻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开始活跃,后来中断过。直到1995年以后科幻小说

想象中的科学世界令刘慈欣不能自拔。他沉迷于跨越数万光年的浩瀚空间里,而宏大叙事的准确与冷静,也成为他的科幻作品的特点之一。“我是执著的科幻迷。”刘慈欣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他认为中国的科幻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开始活跃,后来中断过。直到1995年以后科幻小说

想象中的科学世界令刘慈欣不能自拔。他沉迷于跨越数万光年的浩瀚空间里,而宏大叙事的准确与冷静,也成为他的科幻作品的特点之一。“我是执著的科幻迷。”刘慈欣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他认为中国的科幻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开始活跃,后来中断过。直到1995年以后科幻小说

想象中的科学世界令刘慈欣不能自拔。他沉迷于跨越数万光年的浩瀚空间里,而宏大叙事的准确与冷静,也成为他的科幻作品的特点之一。“我是执著的科幻迷。”刘慈欣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他认为中国的科幻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开始活跃,后来中断过。直到1995年以后科幻小说

想象中的科学世界令刘慈欣不能自拔。他沉迷于跨越数万光年的浩瀚空间里,而宏大叙事的准确与冷静,也成为他的科幻作品的特点之一。“我是执著的科幻迷。”刘慈欣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他认为中国的科幻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开始活跃,后来中断过。直到1995年以后科幻小说

想象中的科学世界令刘慈欣不能自拔。他沉迷于跨越数万光年的浩瀚空间里,而宏大叙事的准确与冷静,也成为他的科幻作品的特点之一。“我是执著的科幻迷。”刘慈欣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他认为中国的科幻从《珊瑚岛上的死光》开始活跃,后来中断过。直到1995年以后科幻小说

厚的科学知识作为想象力的基础,把人间的生活、想象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产生独特的趣味。按时间顺序看刘慈欣发表的小说,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的精神走向。《科幻小说》副总编姚海军曾经评论说,进入刘慈欣的世界,立刻会感受到如粒子风暴般扑面而来的澎湃的激情——对科学、对技术的激情。的确,刚开始写作的几年,刘慈欣的作品带着某种激情使人振奋;随着写作的成熟,他的激情也逐渐沉淀为冷静甚至冷酷。

“顽固不变”的是他的科幻理念,“我说过,我很可能成为中国传统技术性科幻最后一个守护者。”以往的创作,刘慈欣的目光一直盯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科幻本身最关注的应该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在科幻里还是过多地关注人类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话,就会把科幻小说本身的特性消磨掉。但是在《三体》的创作中,他开始关注到人类自身,融入了人类本身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类型文学之中,言情、惊悚、武侠、官场,哪一个类型里没有突破40万册的畅销书?唯独科幻小说没有。”刘慈欣的心里,很希望能有一两部畅销书,这畅销书应该能使自己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专心写作。因为近来,他突然发现自己不能熬夜了,这对于业余作家而言,几乎像得了绝症一样令人恐惧。

科幻作家尼尔·盖曼说,写小说的技巧在于,你拉着读者的手带他们进入一个黑暗的世界,并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当他们真正感到害怕时,你就把手松开。刘慈欣很坚定:“我想我是不会松手的。”

铜陵是座岛,浸在树海里

黄亚洲

天井湖与翠湖每天都让这个城市睁大水汪汪的眼睛,涟漪推动着云彩,而那些茂密的树林,则站在每一条街路的中间和两侧,负责点数汽车和铜陵人的笑脸。

高楼是树海里冒出的岛礁,塔吊像灯塔一样来回扫射。黎明一旦降临,天上的星星就一起降落,成为树叶上的露珠。

我闻着一百种树木的香气。泡桐、香樟和一些灌木,争先恐后给我送来蝴蝶,而栎树吐出的那一串一串亮晶晶的黄花,几乎直接挂在了我的耳朵上,像挂上一串江南的风铃。

铜陵是座岛,浸在树海里。多情的树木,让这个城市拥有体温。

我在铜陵生活的这几天,一直在

叶脉上爬来爬去,快活得像一只甲虫。

国际铜雕艺术园

你们都愿意站在这里,诠释铜的亮晶晶的意义,而且,都不是以子弹与炮弹的形象。

你们让铜成为鸽子的翅膀、西方的裸女、沉思者、车轮、雨天的伞以及一群中国古代的活蹦乱跳的童子。你们发誓,让一种有光泽的金属,真正地拥有光泽。

由于我的到来,翠湖方向的来风,再次把阳光均匀地涂抹在你们身上,让你们自如地熠熠闪光,让我眼迷心醉。

让我真切地感到,你们从铜陵的地下站到铜陵的地上,用了3500年的时间。你们,站成了有光泽的艺术,而我们,过上了有光泽的生活。



莺影

苗青摄